

由自而樂快能誰斯羅俄在

(一)

著夫索拉克尼

譯 寒 高

會究研學文
書叢著名學文界世

由自而樂快能誰斯羅俄在

一

著夫索拉克尼
譯 寒 高

行發館書印務商

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

引言

直到最近纔被國外知名的俄國「民衆憂患之詩人」(The poet of the people's sorrow)「他的一生的傑作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 (Who can be Happy and Free in Russia?)」不單是在作風上採用了俄國民歌的形式，說出了俄國農民的憂患和辛苦，刻畫出了俄國農民的真摯而偉大的靈魂，且也在詩歌史上，第一次以荷馬歌詠英雄和戰爭的那熱心和深情，那種史詩之作者所稀有的大力和氣魄，來歌詠了平凡人——農民、勞動者、乞丐、遊方僧和流浪人——的生活和不幸。所以，在這意味上謂作者的這篇長詩，可以比之於荷馬，且殊勝於荷馬，當是無人否認的。譯者之敢於冒昧介紹了這篇長詩，自然也不是徒然的了。

作者的全名是 Nicholas Alexeevitch Nekrasov，生於一八一二年，卒於一八

七七年。父親是一個鄙野殘暴的軍官，母親則是溫雅熱情，富於文學修養的波蘭貴族。他小的時候，隨着他的父親遷居於窩爾加河沿岸的約羅斯拉夫省（Toroslav Province）。這裏，緊靠着到西伯利亞去的大道，可以看見成羣的帶着鍊鎖的囚犯，被鞭撻着驅向荒曠苦寒的西伯利亞。也可以聽見窩爾加河上的船夫們，叫吼着，歌唱着船曲，緩緩地拽着重載的船，消失了他們的影子在金黃色的原野。同時，也親眼看見過他的父親酗酒、放肆和殘酷地鞭打了農民。也聽着他的美麗而憂鬱的母親，在教他學習詩歌，說着關於米爾頓·沙氏比亞的大而美而悲哀的想像——這些，後來都反映在作者的詩歌裏。而更其增加了那強調的，則是普遍的俄國農民所遭遇的慘苦的命運，與沙皇時代黑暗高壓的統治。所以，尼克拉索夫在生前也參加了以培林斯基（Byelinsky）諸人爲中心的改革運動，臨死的時候，也還是在審查員的監督之下和醫生說了這最後的遺言：

「現在你看出我們的職業——文學——的意義了罷？在三十七年以前，我寫出我

的最初的詩歌，審查員的剪刀却將牠鉸得粉碎。現在，我臨死，並寫出我的最後的詩歌，我仍然又爲剪刀所苦惱。」

以此，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在當初是被禁止的，後來印行，但也還不完全。現在的英譯本中，也還有著不少的星點和虛線——這是著作的當時受難和危害的證據。

世界總是這麼可悲的愚蠢，可詛咒的殘酷，要以武力和暴虐來壓服了大眾生活的苦難和不平。而真實的詩人，總是這麼勇猛地唱出了時代的預言，也燃燒了民衆胸中永不會息滅的熊熊的火燄——

「所以俄羅斯人，

固執地熟睡着——

但應有著未燭燃的火花，

隱藏在他們的胸心。

他們將是不奉召可以醒來，

不必號令也可以前進，

人人都滿懷著獻身的熱情！

他們將聚攏來，

成為空前的力量，

懷著無限的勇敢，

戰鬪到最後的一瞬！

是的，「戰鬪到最後的一瞬」也僅以所譯的這部長詩作為一隻偉大的戰曲，獻給了這個時代正在為着自己的生存，為着未來的奮鬥和光明這麼慷慨而英勇地鬥爭着的戰士。

罷！

高寒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Karl Hennrich

目錄

引言·····	一
著者肖像及署名·····	六
第一部·····	一一—三三四
序詩·····	一
(一) 神父·····	四三
(二) 村社·····	八八
(三) 狂飲之夜·····	一三二
(四) 快樂的人們·····	一八三
(五) 地主·····	二六〇

第二部 最後的地主.....	三二五——四八〇
序詩.....	三二五
(一)老而不死.....	三五五
(二)村正克里木.....	四二二
第三部 農家婦人.....	四八一——七八九
序詩.....	四八一
(一)結婚.....	五二七
(二)一隻古歌.....	五五三
(三)沙維理.....	五八〇
(四)都馬斯加.....	六三〇
(五)母狼.....	六七七

(六)大荒之年·····	七二〇
(七)省長夫人·····	七四五
(八)婦人的傳說·····	七七八
第四部 全村的歡宴·····	七九一——九七一
序詩·····	七九一
(一)苦難的時代苦難的歌聲·····	八一〇
(二)遊方僧和流浪人·····	八五〇
(三)新與舊·····	八八三
尾聲·····	九三〇

第一部

序詩

年代沒有關係，
地點不必提及。

卻說從前在大路上，

聚攏來七個良善的農人。

他們來自粉碎省，

來自悲苦縣，

來自窮迫教區，

來自附近的鄉村——

補釘，赤腳，襤褸，

荒涼，焚劫和飢餓，

還有沒有收成。

他們相遇而且爭論，

在俄羅斯誰是快樂而自由的人？

路加說：「神父。」

羅曼說：「地主。」

德米昂說：「當官的。」

哥賓的弟兄

麥德和伊凡

則說：「大腹賈。」

在沉思中的波荷

凝視着地下，

突然叫起來：「那個大人，

那個最有權勢的大人，

沙皇的御前大臣。」

同時普魯凡則說是「沙皇。」

農人們都如笨牛一樣：

祇要他們迷着了心竅，

你不能使他們清醒，

即使你用堅強的木棒

敲擊了他們。

他們固執着他們的愚昧

再沒有甚麼能感悟了他們。

他們發出這樣的喧嚷，

所以過路的人們

都想着：

「真的，這些傢伙已覓到了一罐金子，

並爭嚷着彼此平分！」

他們各有着特殊的事情：

一個去覓打鐵匠；

一個忙着去覓帕羅可夫神父，

爲自己的孩子命名。

波荷則有些蜜，

要到市場上去賣；

哥賓的兩弟兄則正在

將迷失了的馬匹覓尋。

他們早就該轉回家的了，

但仍然排成一隊